

火箭轰鸣

[苏]尼·卡姆布洛夫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火 箭 轰 鸣

上海人民出版社

Николай Камбулов

РАКЕТНЫЙ ГРОМ

“Роман-газета” № 3, 1971

Москва

根据苏联《小说月报》1971年第3期译出

火 箭 轰 鸣

〔苏〕尼·卡姆布洛夫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译室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3.25 字数 273,000

1977年8月第1版 1977年8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171·403 定价: 1.00元

内 部 发 行

轰鸣声中现原形

上海市工人文化宫工人文艺评论组

近年来，为了适应勃列日涅夫集团的霸权主义政策的需要，所谓“军事爱国主义”题材的作品充塞苏修文坛。其中，由苏修作家尼·卡姆布洛夫炮制的长篇小说《火箭轰鸣》可算是佼佼者。它一出笼，便博得了评论界的连声喝采，说它“成功地解决了在我们武装力量面前出现的重大问题”。

小说描写苏联火箭部队某团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掌握了最新式的“火箭发射装置二号”技术，最后通过火箭部队司令格罗苏洛夫将军做的“梦”，对他们紧张的备战训练作了归纳和总结。

格罗苏洛夫乘着汽车，在去参加他所宠爱的部下乌兹洛夫排长的婚礼的途中做了一个梦。这个“梦”，原来是一场核战争。格罗苏洛夫梦见他所拥有的“崭新的成套火箭装置，就是他曾经急于掌握的装置……现在它们已经在实际使用了……”战争进行得非常顺利。

他在巨型飞机上一声令下，地面部队就发射火箭，把敌方的原子轰炸机炸得粉碎；一揷按钮，核弹头呼啸而出，立刻把敌方火箭部队全部消灭。紧接着越野汽车“疯狂地奔驰着”，“一连串坦克滚滚而来”，“到敌人那边去”的空降兵迅速占领了已被核爆炸“烧焦了的土地”……

这个格罗苏洛夫不正是勃列日涅夫集团的化身吗？他一面恶狠狠地搞核讹诈、扔原子弹，一面却挤出几滴鳄鱼的眼泪，对蒙受这场战争灾难的生灵表示“痛苦”，假惺惺地说什么“我们不愿意战争”，真是虚伪到了极点。由此我们可知，新沙皇所念的“缓和”经到底是个什么货色。在赫鲁晓夫时期，苏修鼓吹一套虚伪的所谓“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世界，掩盖他们真正的扩军备战。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加速了国民经济军事化的步伐，从一九六五年到一九七五年的十年中，洲际导弹增加了十四倍，全国百分之六十的企业投入军工生产，军费开支占财政支出的一半左右。连他们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军队和军备开支已成为苏联国民经济的沉重负担”。随着军事力量的恶性膨胀，苏修新沙皇对外侵略扩张的势头和争霸世界的野心就越来越大，并且拼命煽动战争狂热，熊爪子伸到世界各个角落，想把美国挤开。列宁指出：“‘世界霸权’是帝国主义政策的内容，而这种政策的继续便是帝国主义

战争。”作者通过安涅塔之口，明明白白地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他们为什么开火，现在不是没有战争了吗？”格罗苏洛夫的“梦”对此作了断然的否定。他为自己“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拥有“那么多堡垒”而洋洋得意，据说这些“堡垒”只要在他的一声命令下“同时发射”，地面上也就不会再“剩下一些什么”。可是这位将军并不认为因此就可以“松一下马肚带”。他声嘶力竭地喊道：“不行！”因为“联邦军渴望按火箭电钮”，所以苏联受到了“威胁”。新沙皇明明自己想挑起战争，却装出一副“迫于自卫”的样子，“用谎言去迷惑本国的人民，欺骗他们，并把新战争说成是防御战争”。正是在这面“迫于自卫”的破旗下，苏联的军舰在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地中海等世界所有的海洋到处游弋，横冲直撞。苏联的大量军队开进了欧洲、亚洲和非洲的许多国家，苏联的空军也可以经常飞到别国的领空去“维护苏联的主权”。请看，新沙皇的“军事爱国主义”就是这种十足的霸权主义、法西斯军国主义。勃列日涅夫在苏修“二十五大”上狂妄地宣称：苏联在制定对外政策时，“地球上没有哪一个地区的情况不以某种方式加以考虑”。而格罗苏洛夫的“梦”则对此作了最赤裸裸的注解。

新沙皇要发动战争，当然得不到人民的支持，他们只好乞灵于几件新式武器。格罗苏洛夫在“梦”中不

是因为“崭新的火箭发射装置”“决定”了战争的胜负而感到“振奋”吗？小说一开头就描绘了一幅苏军某火箭部队由于得到最新型的火箭发射装置而“骚动”起来的情景：

“团长格罗莫夫中校飞到莫斯科参加专门集训去了。

政治副团长鲍罗金中校从分队跑到分队，鼓动人们，要他们考虑怎样尽快掌握新的战斗技术。期限紧迫。大家都在赶忙地进行工作，仿佛战争明天就要爆发似的……”

作者和他的主子一样，对火箭兵“尽快掌握新的战斗技术”颇有一点急不可待的心情：“期限紧迫”，“战争明天就要爆发”。可是由于前几年赫鲁晓夫的裁减常规武器的蛊惑宣传，在苏修军队内产生了不利于苏修统治集团的影响。这一点，作者在他的另一部得奖的长篇小说《撤岗的人还未来》里反映得比较强烈。那部小说描写苏修当局急于把某炮兵团改编为火箭部队，可是这个团的“复员情绪”泛滥，从团长到见习排长，纷纷打报告要求退伍，士兵偷懒取巧，玩忽职守，甚至出现了逃兵。《火箭轰鸣》所歌颂的“英雄”乌兹洛夫几年前也同样是一副浪荡相，认为部队只是“一个营棚，不久就会把它拆掉……飞机、巡洋舰都被锯开，拆成零件，部队解散了，少校们都去养猪……”，这股思潮使苏修当局非常恼火。高喊“裁军”，原是为了麻痹自己的

争霸对手，欺骗世界人民，并在这个甜蜜字眼的掩饰下搞扩军。可是，想不到竟会造成这么一个“重大问题”，岂不是作茧自缚？那个格罗苏洛夫将军皱起眉头，很不满意地抱怨说：“那些‘小大亨’出现得太多了。”所谓“小大亨”，就是军队里那些不能尽到“军人职责”，因而“有害”于苏修扩军备战需要的人。格罗苏洛夫看见这些“小大亨”，“就跟公牛看见红布条一样，立刻竖起角来向他们冲过去”。他如此仇视“小大亨”，出发点无非就是为了那场“梦”。苏修军事头目曾焦急地说：必须“足够充分而有效地完成对青年进行军事爱国主义的教育”，使他们“执行自己的公民职责”。这就是小说“成功地解决”“重大问题”的钥匙。维克托是作者为此精心塑造的一个典型。

维克托是格罗苏洛夫将军的儿子。他参军前曾想寻找一种“消灭用炸弹威胁人的疯子所必需的那种思想”，甚至打算写信给美国总统，劝告他放弃战争。结果被报社编辑嘲笑了一通。维克托手风琴拉得很好，军事训练却很差，老是吃三分；又不守纪律，跑到酒馆里喝得酩酊大醉。为了促使这样一个“小大亨”树立“军事爱国主义”的思想，他的排长马尔科上尉每天都这样提醒他：“维克托，你倒想象一下，要是敌人抢先比我们早一秒钟发射火箭，那会出什么事”，还活灵活现地描绘出一幅核爆炸的可怕景象。马尔科的逻辑是：

一个“爱国”军人为了让这种“可怕景象”不在本国而是在敌国的领土上发生，就必须忠于职守，随时准备比敌人“早一秒钟”把火箭发射出去。好一个“早一秒钟”，这就是所谓的“迫于自卫”。当然，这并不是那个小小的排长马尔科的发明，而是勃列日涅夫集团军事扩张主义野心的反映，是“军事爱国主义”宣传的实质。你维克托的脑子里没装上这根“弦”，那就天天念经似的给你“提醒”。“小大亨”是不会走运的，而脑子里装上了这根“弦”的“模范”火箭兵可就完全两样了：“照片登到了报上”，“姑娘们看了都会发疯”，妈妈可以神气活现地在别人面前夸耀自己的儿子，并接受人家的祝贺……“火箭部队的模范工作者”，这个称号在今日的苏联到哪里都说得响、吃得开。这种社会舆论的形成是苏修推行军国主义路线的直接结果，目的是引诱青年做他们的驯服工具。当然，他们还使用大棒。你维克托军事训练老吃三分，那就非得让你每天练得“胳膊和腿酸痛得要命”，你喝醉酒，擅自回家，就照样要追查、处理。马尔科因为维克托是将军的儿子而庇护他，结果马屁拍到了马脚上，那个做父亲的并不见情，反而怀恨在心。当维克托终于戴上了一副“军事爱国主义”的有色眼镜时，因为看到了展现在他面前的“一个光辉灿烂的广阔世界”而欣喜若狂。“我们的按钮就是我们的生活”，这是“转变”以后的维克托的人生观。他从中听得见美

妙的“音乐”，看得见“光辉灿烂”的景象，侵略战争变成了他唯一的生活目的，这也就意味着他已变成了一个社会帝国主义者、法西斯军国主义者。因为他的“转变”，他的父亲买了手风琴奖给他，新闻记者也果真要来采访他的事迹了。而政治副团长鲍罗金则称赞他“一切都走上了正轨”。所谓“走上正轨”，就是他的一切作为都同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争霸世界联系在一起了。小说塑造维克托这个人物，就是希望现实生活中的“小大亨”都象维克托那样“走上正轨”，同时也兜售一点对“小大亨”的“教育”办法，让人们也照此办理。

小说还通过乌兹洛夫和马尔科的矛盾进一步谴责“小大亨”。在作者的笔下，乌兹洛夫不愧是新沙皇所欣赏的“英雄”。他“热爱技术”，“精通业务”，用“最高的紧张程度和速度”来训练部下，逼着士兵“开足马力工作”，在排里“出色地做到了人员互相替换”，“在军官不在的情况下，士兵可以顶替他们”。他的排成为全团的“模范排”。乌兹洛夫使尽吃奶的气力来掌握新技术是为了什么？听听他的表白吧：“战争呀，现在可不象从前旧时代了。一开头就进攻，然后再宣战，这就是进步呀！士兵们必须穿着全副服装睡觉。”他的思想如此“进步”，怪不得因为马尔科的暗算而受到上级的处分后，他不仅毫无怨言，还诅咒自己“应该受到鞭打”，否则就会“偏离航线”。这样一个沿着新沙皇“航线”

亦步亦趋的奴才样板，怎么能不为霸权主义者所喜爱呢？

与乌兹洛夫不同，马尔科“口头上热心，工作却松松垮垮”。他开口为了“共同的事业”，闭口为了“共同的事业”，但这只是“追求名利”的手段。他真正关心的不是“事业”，而是自己肩章上星的数目。暗算乌兹洛夫，包庇将军的儿子，动机盖出于此。这样的人对新沙皇的“事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因而作者也把他归之于“小大亨”之列。

马尔科的灵魂肮脏，乌兹洛夫的灵魂又何以见得纯洁一点呢？乌兹洛夫在晋升上尉以后，暗自喜孜孜地给自己描绘了一幅“升官图”：“我现在才二十四岁，一切军衔——大尉啦，少校啦，中校啦，上校啦，各种级别的将军啦，我今后都会得到的，连元帅我也可以当上。我是多么前程远大。我一切都会得到的，只是别当上‘小大亨’。”和这样一个野心勃勃的官迷比较起来，马尔科简直望尘莫及。乌兹洛夫深深懂得，只有他不当“小大亨”，真正热心新沙皇的霸权事业，主子才会给他甜头吃。这一点，塔卢巴耶夫元帅在使马尔科茅塞顿开的一席话中说得再清楚不过了：“你得热爱事业，这样，职务和官衔就会自己找上你的门来，拜倒在你的脚下……”新沙皇所需要的决不是无私的人。乌兹洛夫和马尔科本是一丘之貉，只不过因为后者是一个

“小大亨”，才使作者和他笔下的“英雄”们如此大动肝火。

塔卢巴耶夫的做人诀窍不仅乌兹洛夫懂得，团长格罗莫夫和政治副团长鲍罗金理解得更为深刻。作者着力把他们塑造成顾“大局”、识“大体”的“完人”。在今日的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内部为了权力和财产的分配不匀，狗打架的戏愈演愈烈，军队当然也不可能是一个世外桃源。格罗莫夫的妻子娜塔莎很有感触地说：“生活是多么复杂，里面包藏着多少暗算啊！”格罗莫夫“脑子里光是想工作”，一心扑在新沙皇的霸权事业上，引起娜塔莎的极度不满，准备抛弃他而和鲍罗金建立关系；而鲍罗金则一度不为上峰所器重，格罗苏洛夫给格罗莫夫的信中流露了对他的不信任。这两个人矛盾很深，可是他们并没有因此而分裂。格罗莫夫说：“我们不是天鹅、虾和梭鱼。”《天鹅、虾和梭鱼》是一个古老的俄罗斯寓言，形容这三者虽然套在同一辆车上，但由于不齐心协力，结果车子老是在原地打转。新沙皇为了让自己的“大车”往前跑，当然是不希望拉车的人成为“天鹅、虾和梭鱼”而各奔东西的。鲍罗金则说得更明确：“我们将打同一只‘梨’形沙袋”。梨子的形状是上面小下面大，所以鲍罗金把“小大亨”比喻为“‘梨’形沙袋”。鲍罗金看得很清楚，“眼下等军裤缝上将军级红色镶条的人排得挺长”，“排头在莫斯科，排尾却在这儿

纳戈尔诺耶”，而象他这样一个小小的中校，还仅仅挨在“这一字长蛇阵的殿后”。象马尔科那样去钻营吗？弄得不好结果是很糟糕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拉着新沙皇的“大车”快快跑。“要弄到这种镶条，还得经历三次战争。”他渴望战争，把自己的命运和法西斯军国主义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了。也正因如此，他与“小大亨”势不两立。作为一个政治副团长，他的本职任务就是“一把钥匙开一把锁那样做人们的思想工作，”把维克托那样的人拉过来，把马尔科那样的人压下去，或者干脆一脚踢开。他是一个军国主义的宣传狂，他“高度评价自己的职务”，甚至把升官的机会都放弃了。塔卢巴耶夫元帅感叹地说：“多一些这样的政治工作人员就好啦。”象鲍罗金这样的鹰犬是多么为勃列日涅夫们所需要啊。作者推荐了这样一个“政治工作人员”，可算为他的主子立了一功。

作者通过格罗苏洛夫、维克托、乌兹洛夫、鲍罗金这些“军事爱国主义”分子的塑造写下了一支霸权主义的合奏曲。在小说中，“小大亨”都是站不住脚的：不是倒戈，就是倒运。火箭兵迅速地掌握了“完成进攻性的任务”所要求的军事技术，从总司令到最普通的列兵个个都是战争狂……由于这一切，格罗苏洛夫将军傲慢地说：“我们可不是‘小大亨’，你们弄错了，帝国主义先生们……”他在那场“黄粱美梦”中“成功地”打败了另

一个超级大国，成了世界的霸主。小说也因此而“成功地解决了”新沙皇的“重大问题”。作者和他的主子认为只要清算了“小大亨”的思想，那么战争就是“容易取胜的，可以迅速取胜的”。

可是梦幻毕竟代替不了现实。新沙皇要发动战争，这是它在国内实行反动政治的延续。广大被压迫、被剥削的工人和农民不愿意为侵略战争出力卖命，他们对新沙皇“要大炮不要黄油”的政策越来越不满，拒绝服兵役的事也屡屡发生。《火箭轰鸣》如此强调反对“小大亨”，实际上正是反映了苏联国内反对侵略战争情绪的高涨以及勃列日涅夫们的恐惧心理。他们炮制了这么一本“成功地解决”了“重大问题”的小说，正说明这个“重大问题”在现实生活中还根本得不到解决。格罗苏洛夫在“梦”中过足了他的霸王瘾，可是实际上苏修越是搞战争讹诈，就越是遭到各国人民的反对。“别炫耀武力，先生们！这是徒劳的！”格罗莫夫针对某个“帝国主义国家”说的话用来奉还给勃列日涅夫们，恰恰非常合适；用来回答这部小说所发出的战争叫嚣，也再确切不过了。勃列日涅夫一类的社会帝国主义者侵略扩张、争霸世界的倒行逆施，在国内外都陷于不可自拔的矛盾之中，但他们的头脑并不会因此而冷静下来，相反，他们更急于发动一场新的战争来寻求出路。可是，“军国主义将由于自身发展的辩证法而灭亡”。一

场世界战争不但救不了新沙皇的命，相反，必然要引起包括他们本国人民在内的无产阶级革命。苏联人民将继承伟大十月革命的光荣传统，奋起推翻新沙皇的统治，在列宁的故乡重建无产阶级专政！

主要人名表

彼得·米哈伊洛维奇·格罗苏洛夫(彼佳)——军区火箭部队和炮兵司令员

柳鲍芙·伊凡诺芙娜(柳芭莎)——格罗苏洛夫的妻子
维克托(维佳)——格罗苏洛夫之子,火箭部队某团列兵

谢尔盖·彼得罗维奇·格罗莫夫(谢廖查)——火箭部队某团团长

娜塔莉娅·谢尔盖耶芙娜(娜塔莎)——格罗莫夫的妻子
斯捷潘·帕夫洛维奇·鲍罗金(斯乔帕,斯捷普什卡)——火箭部队某团政治副团长

叶莲娜·华西里耶芙娜(莲娜,莲努什卡)——鲍罗金的妻子

彼得·扎哈罗维奇·萨夫丘克(扎哈雷奇)——火箭部队某团党委书记

伊戈尔·沙霍夫——火箭部队某团工程师

德米特里·帕夫洛维奇·乌兹洛夫(季莫,季莫奇卡)——火箭部队某团一排长

米哈伊尔·萨维利耶维奇·马尔科(米舍利)——二排长

马克西姆·阿列克谢耶维奇·雷巴尔科——司务长

多勃雷坚(瓦夏)——中士

康斯坦丁·齐加诺克(科斯佳)——上等兵

帕维尔·沃洛申(帕什卡, 帕沙)——列兵

卡佳·扎伊采娃(卡秋莎)——电话员